性理奧

一之三

共四冊

性理奧一書集宋諸賢之語錄由太
極至詩文約不出數頁之訊愛之之有
當此風俗澆離人心譎詐縱肆務
日用心無益之編輯於此書之中
可以去貪婪增道德可數言也

性理奥叙

昔

成祖文皇帝諭學士等官纂

脩性理大全非徒以傳道

之以性而不對之以情其
理立見何也性其情迺為
本乎人情之王道既謂之
性人生而有之何待於太

極西銘諸書諸書以助知
性者也非能為性者也今
試取而玩咏之中國夷狄
之事有不了然於目前者

乎自謂學者目之為語錄
而性晦蓋性理之意亦晦
夫性也而豈空虛無用者
我鄉教人主靜、中之天

地萬物隱隱自在雖然猶
是性理大全徧觀若苦於
不得要領邇来選者徒爲
論策捷徑不爲性理金鍼

諸家說經不言性理合錄
不過要領通來遷善之意
是性理大全細覽者皆於三
先覺諸隱顯自在推敘續

者須變化義例夫古筆意
不之意乎嘗與余論周世
治猶纂之其明知遠於天
下大史嘉惠後學啟精見

丁太史嘉惠後學猷精取
而類纂之其明、德於天
下之意乎嘗與余論用世
者須變化氣質夫吾輩稟

氣有剛柔之偏賦質有淳
漓之異於此脈變化僂為
生生之易以是知太史所
得於性理者深也吁性理

迺六經之羽翼悟後六經
且無一字安得性理而筌
蹄之則讀者當作性理觀
不當作語錄觀吾亦名之

曰性理云性理云

豫章胡維霖題

敘

性理一書宋原著出自
夫子中庸四書義之語
性易之繫詞四字義理要
性法正乎聖淵源之統也

余讀太極圖東西銘皇
極經世律呂新書與先天道
暨諸儒先哲所論恍然若
嘗受于古明其奥趣之悉
為動靜競進學在自然不

有名曰離騷自屈宋深
弦一新緒竊韻以爲其
以此溯源頭學而是出於
嫁情亭蒼旅爲法古汗
漢世紀士子母寵以小役

不賦以賦渉纖絲弦竟

儒不謂溺物者心淵者

深色但來高我思可見

三子中鑄萬類撓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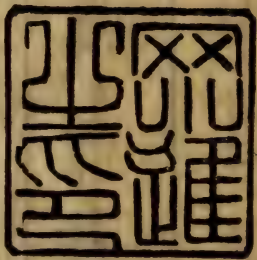
不敏服視古觀一瑕祖孫

性之所近偏長獨擅得
强逸王多之勞攜篆虞安
是參以毅類所自類為也
其若為也了然等為也首
而要之理得處後學至

就其中廢之病未必
無不補其集以立基緒
每四因付藥業亦不足
秘方之服以為其應驗
只要老夫子之奧與之存焉爾

丙寅冬如亭丁逢出示

秘書樓





卷四

新鐫性理奥卷之首

姶寧印趨丁進纂

圖說略

圖何肇其肇自圖書乎義文得之而列卦大禹得之而序疇天地間至理秘數洩矣周子之太極邵子之皇極宗乎卦者也楊氏之太玄蔡氏之皇極宗乎疇者也天文地理禮樂事物各有圖總之不離卦疇之數之理理非數不顯數非圖不明用是采輯叅訂列之編首以俟夫因數明理者焉

十二律相生相應同心一統圖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日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前律呂相生圖以隔八爲次此則取其所生者比而次之六陽律當位自得六陰呂反居其衝如黃鍾隔八生林鍾林鍾在未今反而居丑焉餘五呂倣此正見同心一統之義君不爲臣役之意



三分損益圖

宮 其數八十一

三分之每分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内損一分 併二分共得五十四爲徵

商 其數七十二

三分之每分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内損一分 併二分共得四十八爲羽

角 其數六十四

三分之每分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零一數

有奇零則不和不和則不生故音止于五

徵 其數五十四

三分之每分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

外益一分 併四分共得七十二爲商

羽 其數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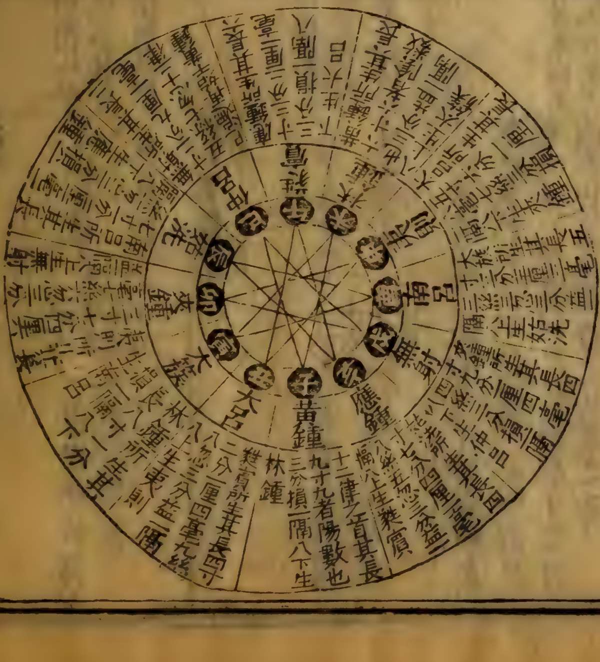
三分之每分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外益一分 併四分共得六十三爲角

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五音五音和矣然音止於五猶不足以盡其變由是截竹十二管爲十二律以應十二月而亦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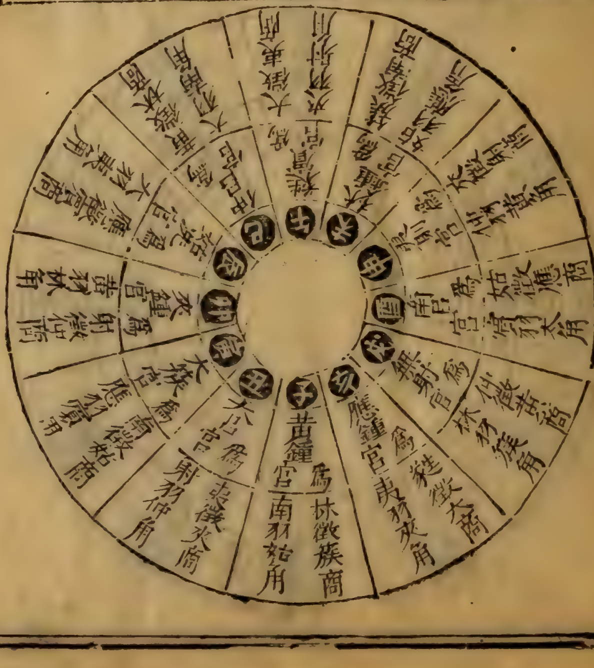
律呂隔八相生之圖

黃鍾之長九寸空圍九分積
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十一律由
是而損益焉　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爲陽皆三
分損一隔八下生六呂太呂夾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爲
陰皆三分損一隔八上生六律
一說林鍾南呂應鍾在陰無所
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
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
應又一說黃鍾大簇姑洗大呂
夾鍾仲呂屬前六辰爲陽皆三
分損一隔八下生蕤賓夷則無
射林鍾南呂應鍾屬後六辰爲
陰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未知
孰是



十二律旋相爲宮圖

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謂如黃鍾爲宮初隔八生林鍾爲徵再隔八生大簇爲商三隔八生南呂爲羽四隔八生姑洗爲角餘律倣此焦延壽京房輩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調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先儒謂考于經而無據施于樂而不和附會之說也今皆不取



律呂配卦圖

自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為復黃鍾氣應積陽至四月而六陽已極其卦為乾律應仲呂自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蕤賓氣應積陰至十月而陰已極其卦為坤律應應鍾一律一呂遞月分配周而復始一義成焉



十二律同類娶妻隔八生子圖

律書有同類娶妻隔八生子之說謂如黃鍾子娶同類之大呂丑爲妻隔八生夷則申爲子夷則申娶同類之南呂酉爲妻隔八生姑洗辰爲子姑洗辰娶同類之仲呂巳爲妻隔八生黃鍾子爲子與前十二律相生圖不合說者謂以六十甲子之納音配十二律週而復始循環不窮焉圖之以備參考



黃鍾萬事根本圖

黃鍾生度

黃鍾之管其長積秬黍中者九十粒一粒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黃鍾生衡

黃鍾所容千二百黍爲勺重十二銖兩勺則廿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黃鍾生量

黃鍾之管其長廣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爲一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邵子一元消長之圖

月元甲	月	子一星	運 三十辰	世 三百六十年	一萬八百	復	
	月	丑二星	六十辰	七百二十年	二萬一千六百	臨	
	月	寅三星	九十辰	一千八十年	三萬二千四百	泰	開物 星之己七十六
	月	卯四星	一百二十辰	一千四百四十年	四萬三千二百	大壯	
	月	辰五星	一百五十辰	一千八百年	五萬四千	夬	
	月	巳六星	一百八十辰	二千一百六十年	六萬四千八百	乾	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月	午七星	二百一十辰	二千五百二十年	七萬五千六百	姤	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
	月	未八星	二百四十辰	二千八百八十年	八萬六千四百	遯	
	月	申九星	二百七十辰	三千四百四十年	九萬七千二百	否	
	月	酉十星	三百辰	四千六百年	一十萬八千	觀	
	月	戌十一星	三百三十辰	三千九百六十年	一十一萬八千八百	剝	閉物 星之戊三百一十五
	月	亥十二星	三百六十辰	四千三百二十年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坤	

洪範九疇圖



五行
水 火 木 金 土
三德
正直 剛克 柔克
皇極
稽疑
雨 霽 蒙 驛 克 貞 悔
卜五 占二
五紀
歲 月 日 星辰 曆數
王 卿 師尹
五福
壽 富 康寧 攸好德 考終命
六極
凶短折 疾 憂 貧 惡 弱
五事
貌 言 視 聽 思
恭 從 明 聰 睿
肅 乂 哲 謀 聖

性理奥目錄

一卷
太極圖　通書
二卷
西銘　正蒙
三卷
皇極　内外篇　漁樵　無名公傳
四卷
啓蒙　家禮　律呂新書

五卷

洪範　天文　地理　潮汐

鬼神　性命

六卷

道統　聖賢　諸儒

七卷

爲學　存養　持敬　主靜知行

言行　識量　辯邪　教人

人倫　六經

八卷

讀書法　史　字　科舉

詩文　諸子

九卷

歷代全

十卷

君道　聖學　儲嗣　君臣

治道　禮樂　宗法　謚法

建封　學校　用人　求賢

論官 諫諍 法令 賞罰
王伯 田賦 理財 賑恤
禎異 兵刑 夷狄 詩銘贊

性理奥目錄終

性理奥姓氏目錄

宋儒姓氏

周子 惇頤濂溪茂叔　程子 顥伯淳明道 頤正叔伊川

邵子 雍康節堯夫　張子 載橫渠子厚

胡安定 瑗翼之　司馬涑水 光君實

蘇子 軾子瞻 轍子由　黃山谷 庭堅魯直

呂滎陽 希哲原明　晁嵩山 以道說之

王氏 巖叟彥霖　劉元城 安世器之

游廣平 酢定夫　謝上蔡 良佐顯道

李氏 籲端伯　　劉氏 絢質夫

呂藍田 大忠進伯 大臨與叔　　呂京兆 大鈞和叔

蘇氏 昞季明　　范氏 育巽之

楊龜山 時中立　　侯河東 仲良師聖

張壽安 繹思叔　　尹和靖 焞彥明

范華陽 祖禹淳夫　　劉河間 安禮立之

劉永嘉 安節元承　　朱河南 棪光庭

馬東平 伸時中　　邵氏 伯溫

邢河澗 恕和叔　　胡武夷 安國康侯文定

胡致堂寅明仲
胡五峰宏仁仲
陳氏淵
馮氏忠恕
呂氏稽中
呂氏本中
章氏憲
張氏崏
歐陽氏棐
羅豫章從彥仲素
李延平侗愿中
朱韋齋松喬年
劉屏山子翬
朱子熹元晦晦庵
李樂庵衡彥平
張南軒栻敬夫
陸象山九淵子靜
呂東萊祖謙伯恭

黃勉齋 幹直卿
蔡西山 元定季通

蔡節齋 淵伯靜
蔡九峰 沈仲默

陳北溪 淳安卿
李果齋 方正叔

陳潛室 埴器之
張范陽 九成子韶

廖氏 德明子晦
度山陽 正性善

眞西山 德秀景元
魏鶴山 華父了翁

翁思齋 泳永叔
蔡覺軒 模仲覺

胡萍卿 安之叔器
葉平巖 采仲圭

饒雙峰 魯仲元
楊氏 復

李氏士英

臧氏格

許庸齋仲

謝氏方叔

胡玉齋方平

李吳郡韶

陳氏協

周氏坦

元儒姓氏

黃氏瑞節

許魯齋衡平仲

吳臨川澄草廬

李氏希濂

姚牧庵燧

虞邵庵集伯生

揭氏傒斯

馬古洲

耶律氏有尚　歐陽圭齋玄元功

朱子門人

勉齋黃直卿榦　西山蔡季通元定

廖子晦德明　九峰蔡仲默沉

陳才卿　呂安卿

徐子融　余正叔

輔漢卿　李燔敬子

二程門人

廣平游定夫酢　上蔡謝顯道良佐

龜山楊中立　　藍田呂進伯 大忠

呂與叔 大臨　　京兆呂和叔

壽安張思叔 繹　　和靖尹彥明 淳

華陽范淳夫　　永嘉劉元城 安節

河南朱光庭 掞　　東平馬時中

劉質夫 絢　　李瑞伯

范巽之 育　　楊應元 國寶

蘇季明 昞　　邢明叔

王信伯 蘋　　侯師聖 仲良

周恭叔　郭冲晦

性理奧姓氏目

論題

五行一陰陽

五殊二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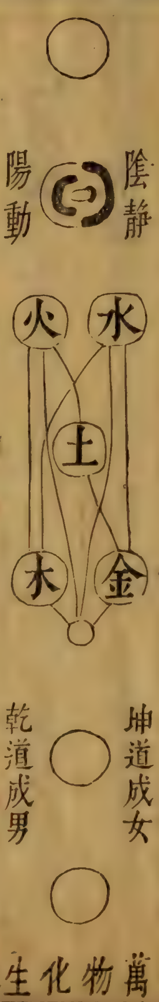
陰陽一太極

聖人全太極之體用

新鐫性理奥卷之一

始寧印趨丁進纂　　弟君亨丁　選訂

太極圖說　周子惇頤作字茂叔號濂溪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太極而陰陽而五行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唯聖人者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

君子脩此而吉

三極之道立

造化之樞紐

品彙之根抵

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故曰易有太極陰陽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動靜互爲其根
五行順布四時行
太極本無極
形生神知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極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

原始反終

五字添減不得

古今顛撲不破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又曰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太極本然之妙
動靜所乘之機
造化發育之具
問老子周子之言有無何如
問邵子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何如

靜之互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

周子謂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此純以理言故曰以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二故曰以有無爲二

胡萍鄉曰文公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邵子云道爲太極以流行言也心爲太極以統會

萬理同出一原

有二名無兩體

滿山青黃碧綠

伊川見得分明

太極不是會動靜的物

言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

朱子曰語斯道之本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邪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　問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云　總是說得道不離器器不離道處

黃勉齋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的物動靜陰陽也旣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

在磨盤上

蟻隨磨轉

弩弦乘機

月落萬川

生陽蓋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于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動一般磨動則蟻動磨止則蟻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

吳臨川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機猶弩牙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

陳北溪曰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陳幾叟月落萬川

五物同出異名

萬物統體一太極

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土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陽而健者成男陰而順者成女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然五常之性感物而動善惡類分自非聖

聖人全體太極

聖人全動靜之德

聖人所以成位乎中

盞底銀花

十分加澄治之功

人全體太極則欲動情勝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蓋聖人者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何以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所以成位乎中耳

陳北溪曰聖人稟氣至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著昭明如銀盞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而濁多如盞底銀花看不見只緣昏蔽得多了須十分加澄治之功又

温公甚爲二程所不滿

立極之要領

問周子說靜程子說敬意義同異何如

大抵以靜爲主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如

有人質純粹而氣稟不清如温公力行好古亦是正大資質只少那至清氣二程屢將仁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再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

李果齋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眞西山曰程子怕人不得靜字便是入禪坐定故說敬字周子說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

饒雙峯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卽禮正卽智也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以未發言

二者中正之機括

幾與伏希畫卦同功

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以性之周流動靜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然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仁主生育由靜而應于動由體而達用也義主收歛動極而歸于靜用畢而反體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先生生于聖道不傳之後一旦建圖屬書直指無極太極以爲體用幾與伏希畫卦同功

陰陽成象天道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

人道所以立

聖人作易不出此

未嘗明以此圖示人

程子必有微意

也仁義成德人道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于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程子得周子之傳其言性與天道多出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必有微意焉學者不可不知也

問伊川因何見道朱子曰他說求之六經但于濂

濂溪見得箇大道理

得一遺二

內外賓主之分

所謂道器之別

溪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論曰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謂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皆于聖賢之意得一遺二者也夫道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于其中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安得無上下之殊此正所謂道器

統宗會元

先後同條共貫

二字灼見道理

得千聖不傳之秘

一圖之綱領

作史者于此爲有功

之別也萬物之生各一太極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所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也

伏希文王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共貫哉然無極二字最灼見道理得千聖不傳之秘雖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也比見國史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作史者于此爲有功矣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

蘇子容請刊史
草頭木脚之語
正當援此為例
周子吃緊為人
心極庶乎可立
聖門要旨
傳伯成書藁無
志

加一為字反啓後學之疑嘗請改之昔蘇子容特
以為父辨謗之故請刊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況
此尤道術所係耶正當援此為例蓋周子吃緊為
人特此一書耳
度氏正曰太極無聲臭誠反而求之日用間喜怒
哀樂之未發極之體也感而遂通極之用也因已
發以求未發庶太極之妙可得而心極庶乎可立
矣然太極無極非淪於無眞聖門要旨也遂寧傳
耆嘗有書謝先生所寄姤同人說今傳之書藁無

萬世斯文之奧
原周子作圖之本
此圖相爲表
極得朱子表
而益明
大有造于世

恙而周子易說不可復見也
謝方叔曰伏希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此先天之易萬世斯文之鼻祖也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又與此圖相爲表裏自伊洛道喪失其眞傳中興以來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大有造於世矣
論其格局太極不如先天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

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

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

二先生未易窺測

分更分漏

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

先覺相傳之秘

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劉子謂天地之中與周子之太極只一般中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此致彼也恰好不曾加從彼到此也恰好不曾減蓋濂溪太極發明造化之原橫渠西銘揭示進爲之方二先生所造皆未易窺測也

黃瑞節曰先生于此圖講受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覺相

吟風弄月以歸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

孔孟不傳之正統

淵源因可槩見

易通與太極圖說相表裏

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

通書 亦周子作

濂溪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　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而其爲說實相表裏

誠者聖人之本

誠源誠立

純粹至善

通復性命之源

大德之別名

誠通誠復如何

二字尤爲緊要

誠上 此論天以實理賦予人而爲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

張南軒問誠通誠復如何潔世榮曰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通復二字尤爲緊要

誠下 此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靜無動有至正明達

誠則無事

果確無難

誠無爲幾善惡

戚謂神

分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也朱子曰若于此分明

湍水火牛

此老些子活計

益知讀書之難

誠神幾曰聖人

動正用和

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巳不得如田单火牛自止不住　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聖　　愼動　　道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

君子愼動

守貴行利

聖人之事

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唯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師道立則善人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

可教可賢

思者聖功之本

至其中而已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　思　志學　順化　治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志尹學顏

以義正萬民

聖德脩而萬民化

大順大化

天下本在一人

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

心純則賢才輔

純心用賢

禮理樂和

禮先樂後

君子務實勝

學一勸二

人人耳提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　務實　愛敬　動靜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

神妙萬物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

聖人作樂達于天地

古者聖人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泰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　樂者本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人作樂功化之盛
聖人得聲氣之元
天人交相感
聖學一爲要
此章最爲切要

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游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聖人之樂既非無因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如此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旨最爲切要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

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

纔說起貫串許多道理

公巳公人

明無疑

明與疑正相南北

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朱子曰一卽所謂大極靜虛卽陰靜動直卽陽動明通公溥卽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都串貫太極許多道理

公明

公于巳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巳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明與疑正相南北不相及也

理性命

一實萬分

顏子不愛不求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朱子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顏子

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

顏子胸中自有樂地

自是改他不得

至尊至貴

其大焉耳

朱子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胸中自有樂地與富貴貧賤了不相干自是改他不得或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故顏子處一化齊亞聖也

師友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德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其貴且尊

義重聚樂

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勢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返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蚤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詞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賢者得以學而致之

呂與叔此詩甚好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詞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作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養性情今人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非

優而何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之蘊自成文也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且如游夏文學亦何嘗秉筆為詞章耶

聖蘊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急求人知淺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聖人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得其全如天不言而四時行耳

聖人攄發胸中之蘊

游夏何嘗秉筆為詞

顏子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仲尼無迹

學者惟顏子得其全

聖人之精蘊

天地鬼神之奥

喚作不是精不得

濂溪看易看得活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卽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一個生出來以至無窮便是精唯濂溪看易看得活

乾損益動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

損益之大莫是過

四者一善而三惡

摧山塡壑風速雷決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巳矣動可不慎乎

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遷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所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四者一善而三惡（三惡以懲忿窒慾改過言）故人生福少而禍常多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决

家人睽復无妄

治天下有本
本端則善

治天下觀于家

先王以茂對時
育萬物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　卅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

擬議以成其變化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

聖人法天養萬民

主刑者民之司命

二者自有先後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寂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曰利見大人以剛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朱子曰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

聖人之道至公
天地至公

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
萬世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
天地參而四時同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

山下出泉
愼哉時中

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 集考皆明主靜之義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予謂不止於寡蓋寡焉以至於無無

聖賢養心而至
荀子原不識誠

光風霽月

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
意

復見獵有喜心

與自家意思一
般子厚觀驢鳴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原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明道曰昔受學周茂叔其人品如光風霽月又曰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年十六七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天地安在何處

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周子功在孔孟之間

近世學道之源

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明道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胡五峯曰人謂孟子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其高極乎無極

濂溪莞爾而笑

吾身自有太極

吾心即乾元

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二五陰陽之微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間蓋皆六經論語大中之所傳也故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

真西山曰周子因羣書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有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

朱子之解是書如解經然

周子上承孔孟二書與語孟並行

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力也

黃瑞節曰周子二書眞謂吐詞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如解經然朱子嘗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蓋周子上承孔孟之說而二書亦與語孟並行矣

按宋鑑周惇頤爲分寧主簿有疑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咤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矣

性理奥卷之一終

爲關中士子宗師
砭愚
訂頑
乾父坤母
混然中處
民胞物與
大君父母宗子
大臣宗子家相

新鐫性理輿卷之二

始寧印趙丁進纂　弟朗如丁暹訂

西銘

張橫渠作名載字子厚此篇論乾坤大父母人物皆巳兄弟盡事親之道以事天也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見之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聖其合德
子翼純孝
賤形惟肖
知化窮神
崇伯子顧養
潁封人錫類
申生其恭
體受歸全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于成
存順歿寧

天地所以爲天地

人物共爲父母

仁人事天如事親

西銘之要旨

儒者功用之全

聖人知變化之道

通神明之德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乾坤性情乾者健而無息萬物所以資始也坤者順而有常萬物所以資生也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故指言之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物共爲父母也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西銘之要旨也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孝

此二者畏天之事

性者萬物之源

一句皆存兩義

楊時也未釋然

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不愧不怍則無忝所生矣存心養性則事天匪懈矣此二者畏天之事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我所得私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楊時吝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疑之語先生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亦未許也

天之舜天之申生

天之曾子

天之伯奇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事天者盡其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事天者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曾子啓手啓足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全矣事天者能體其受於天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也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投河而死是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曰

西銘借彼以明此

曾舜之孝優劣如何

曾子亦有這些失處

舜曰申曰曾子曰伯奇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

問曾舜之孝優劣如何黃巖孫曰家語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毋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亦有這些失處若舜以百順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如申生待烹舜亦須逃也

天下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合異反同
程子一言以蔽之

西銘之大指
西銘擴先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理一本二

化生萬物故大小親疎十百千萬也不有聖賢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

程子曰西銘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

秦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可達天德
西銘原道之宗祖
充得盡時曰聖人

也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
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程子曰西銘一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
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
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
之宗祖也原道但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
謂性說了自孟子之後未見此書文之至粹者也
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問橫渠能盡充否曰

賢人說聖人事

管窺見北斗

子厚能養浩然之氣

人與天地一般大

西銘備載此意

顏子能盡此道

言有兩有有德之言說自已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有造道之言則知足以及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觀子厚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巳便是能盡此道

西銘發明事天道理

杜順作法界觀樣

棊盤

下棊

直劈橫截

事天樣子

西銘名虛理實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萬物大父母猶之十方世界苦空之說也窮神知化猶之智慧虛極之論也顧養錫類猶之慈悲樂施之意也

朱子曰西銘自乾稱父一段是棊盤自子之異也以下一段如人下棊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他將許多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未嘗少異也若本

西銘一書大指

天地爲大父母

六經之所未載

無此理如何而可假借耶

饒雙峰曰西銘一書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事父母弟人知父母而不知天地爲大父母故不能全天地之本然耳

正蒙 亦張子作

范育序曰夫子之爲是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于高明語下涉于形跡語大至于無閒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

大中至正之矩

晬盤示兒

宋有四篇文字

野馬絪緼

知道見易

不通則于理爲妄正蒙之言蓋大中至正之矩道之至精妙者也先生嘗曰吾作是書譬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此宋有四篇文字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爲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

動靜相感之理

問張子太和太虛之旨何如

太虛氣體

太和氣用

易不如是雖有周公才美其知不足稱也巳
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氣本不可言道以道
無形指陰陽而狀其本體爲言耳卽易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也其中涵蓄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
理此以體而言也乃生二氣絪縕摩盪屈伸之端
此以用而言也野馬日中紅塵也不如田間之野
馬絪縕交客上下東西飛揚無息豈足謂之太和
哉又太虛爲氣之體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
狀道之體太和爲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

本體淵源

客感客形無感無形

神化本無形

太虛落在一邊

所謂狀道之用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已上言道體已下言體道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唯盡性者一之

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朱子曰張子太虛本是說無極却又只說得無字無極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又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作兩截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

聖人盡道其間

兼體不累

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狥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聖人盡天地之道是謂兼體陰陽之理而又不累於陰陽之氣仁之至智之盡也豈不存神之至哉彼佛氏徒知散入無形語寂滅者也往而不反老氏徒知聚爲有象狥生執有者也物而不化各陷於一偏而同爲失道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自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

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

三極大中之矩

儒佛老莊混一途

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憒者略知體空虛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夢幻

佛

則定以有生于無老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矣入者

天下萬物生于有

虛實動靜之機

陰陽剛柔之始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浮屠以山河大地為幻妄見病為癡贅也體虛空為性以太虛為理也本天道為用此理根本氣化以流行非二物也因緣推測之意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

聖人仰觀俯察
聖人知幽明之
故

問正蒙發明理
氣二字先儒謂
當離合看其旨
何如

精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曰理寓于氣而不離故當合看理主乎氣而不雜故當離看張子于泰和謂道一章先合言而後離

求凝釋水

諸子有無之分

說太虛無形一章先離說而後合言天地之氣一章則言其不雜於氣者知空虛即氣一章則言其不離於氣者氣坱然太虛一章則再言不離氣聚離明一章則再言不雜終首篇之旨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于水（水凝爲氷如氣聚爲萬物氷什爲水如氣散爲太虛）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巳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

風行而聲聞具達

濁者何獨非神

聚風以爲淸通之証

聚而有閒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淸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淸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陽氣遇陰氣凝結閒隔而不得入則周旋不舍爲風而聲聞具達此由其氣之淸故其行之通如此故曰淸之驗淸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特舉風一端以爲淸通之証然氣之淸者不獨風然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心統性情
本是一箇太虛

四者本是一理

太虛妙應之目
神化糟粕
鬼神不越二端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心統性情者也故合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陳潛室曰天道性心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兩指陰陽

聖人以剛柔立本

立天地之大義

麵磨相似

四邊只層層撒出

神易無方體

一指太極太極者神也
總之一神往來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兩端氣之本也譬如麵磨相似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麵在四邊只管層層撒出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晝夜者

寤寐而魂交

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

倏生忽成

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仇惡也解愛也是愛惡之情其始同出於太虛而其卒乃歸於物欲非外乎太虛而有是亦非稟乎

善惡皆天理

天地變化兩端

一萬物之妙

天人有交勝之理

太虛而有是也此凢性本善有不善者物欲之累也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亦此意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兩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巳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參天兩地之義何如

一物兩體

一神兩化

乎地之常體

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地所以分兩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

兩儀天之氣太極天之神剛柔男女氣之化神之著也效之法有形之質也象之性無形之理也剛柔男女分之皆兩地所以兩者效法乎此也太極兩儀合之則三天所以參者象理於是也

一物兩體一太極兩兩儀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

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
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
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
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殊性也月陰精反乎陽者
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
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
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
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
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唯木乃

日月一交之次

地在氣之中間

日月五星之性情不同

物無踰神之理

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恒星二十八宿也

天浮于外地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雖順天左旋所係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左旋也其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而然耳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

海水潮汐驗之爲信

日蝕月食

者虛也陽日降地月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係日月朔望以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陽氣上升故地虛而爲暑陽氣下降故地盈而爲寒地降於下則日長地升而上則日短而潮汐因之地下降則水溢上而潮汐至地上升則水縮下而潮汐退其間潮汐小大之差則係朔望日月相

朔望之潮皆大

感之故也朔則月與日合望則月與日對月精得乎陽而陰氣方盛與水精相感故朔望之潮皆大餘日則小矣春秋之中陰陽之氣和故潮亦大也

又日月何以有朔望交食精者日之質魄者月之質朔而日月之合同道同度則月魄交於日精而日光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同度則日精交於月魄而月光爲之食若同道不同度同度不同道不正相合不正相對則皆不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中天半壁

此虧盈之驗

銀丸彈丸

兩鏡相照

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朱子曰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正視之則正圓也葢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故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眞有物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精之不可以二

陰陽互藏其宅

相兼相制

交食法與閏異術世傳之誤

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光者用精者體用可兼外而體之精則不二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日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月行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

陰遂陽閉

雲物班布太虛

有奇巳一周天又二日而與日會一年十二會交食日月交相食也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則月食月行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則日食其法正與閏同世云異者非也

陽之德主于遂陰之德主于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

神形天地之道

木金土之華實

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

物之所以成終成始

五行唯土最後

法密理透

至教至德

猶仁體事無不在

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

五行之生惟土最後故曰化之終　朱子曰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

天道行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聖人得爲而爲

從赤心片片說出來

物物有個天理

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學者常存德性

谷神有限
聖人之神惟天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

體物言物物有箇天理體之而無所遺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黙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黙成而信矣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

正明正觀

體用一于氣

神化之事備

人君所以為法于天下

一氣渾淪之妙

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神天德化
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聖人知義利用則
神化之事備矣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正
與貞同觀示也人君所以為法於天下者也神者
一氣渾淪之妙天之心也化者二氣迭運之機天
之事也即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人窮神
而達天德則知固不足道體化而知天道則義不

聖人之神化

鬼神常不死

神化天之良能

不驕不吝

聖位天德

義明用利
身安德滋

是云此則聖人之神化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可化也化不可爲也大則不驕化則不吝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爲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

莊[illegible]言[illegible]而人
謂[illegible]
[illegible]
物生身生
陰陽變化之妙
忘物累而順性命

而自致耳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唯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見易則神其幾矣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帝者物之所以生親者身之所以生饗帝饗親報本反始禮樂之大者神則至誠莫測而生物之原天地之心也然欲知神則又在乎見陰陽變化之妙耳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

存神妙應物之感

範圍天地之化

義以反經爲本仁以敦化爲深

動物本諸天

而順性命者乎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猶物而喪巳也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無我然後得正巳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冰方漚性

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海水喻天地之元氣

根天根地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海水凝則水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海水喻天地之元氣冰凝釋於水漚浮滅於水有存有亡喻人之生死於氣也海不與冰漚之存亡天地豈有心於人物之死生哉氣聚爲人物散則爲氣此死生之說也才性以氣質言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動植之分
天序天秩
此動植體用之所以皆異
物無孤立之理
共見共聞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則經正知秩則禮行

息喘息根本根也天氣也而有息地形也而無息

天氣常運故動物本於天者不滯地形常靜故植物本於地者必滯此動植體用之所以皆異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始終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

水月内光

孫才族將大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耳小異如觸射嘯梁之說大異如日食地震之類疾戾氣非理之正

人動則魄交於魂而寤陽外陰內知新於耳目知之分明如火日之外影也靜則魂交於魄而寐陰外陽內緣舊於習染知之疑似如水月之內光也

內經云甚饑夢取甚飽夢與又云脾氣虛則夢斬血藉藉得時則夢兵戰腎氣虛則夢舟船溺人得

氣與五臟之變
形氣相軋而成
浮鼓羽扇
物感之良能
六者有五形之別
帝則之察

時則夢伏水中肝氣虛則夢芝香生草得時則夢伏樹下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時則夢築垣蓋墻此氣與五臟之變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耳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良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
仁知合一存乎聖
陰陽合一存乎道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本末一理
天人一源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言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異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義命合一以人事散殊言仁知合一以人事統歸言動靜合一以造化之體言陰陽合一爲造化之用言末自總承上文四句大要是自末以緣本由人以知天本末一理天人一源者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

性者萬物之一源

唯大人爲能盡其道

西銘之根本

橫渠之教以禮爲先

大人以人謀爲能

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爲能盡其性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盡性成物此即大學明德之旨中庸兼成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或曰立者禮之幹知者智之發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故云然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

盡性然後能至
命
水性在氷
照納不二

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聖人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有相之道存乎我

知德者屬厭

善反則天地之性存

君子弗性氣質之性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

惡去善亡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所乘所遇之不同

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論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也故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

君子與天地同流異行

和樂道之端

天地之性久大

領惡全好

造化一理默運

至誠則順理而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其必由學乎

造化一理默運君子亦一理應酬皆無思慮本由一源所謂同流也但造化隱微而人事顯著一上一下而異行耳

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

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聖人視天下無一非我

由象識心

存象之心亦象

心體本極其大

所爲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心體本極其大唯不以見聞梏之而小則能體天

只是置心在物中

廓之莫究其極

盡心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貪天功爲巳力

下之物朱子曰體只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知貪天功爲巳力吾不知其智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貪天功爲已知體物體身

成心忘可與進道

君子大于道

向明顧影

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成心忘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耳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

凝氷　天性天用　六根因緣天地　六合一微塵芥　夢幻泡影

謂凝氷者與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葉氏曰釋氏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中正貫天下之道

居子所以大居正

顏子獨未至聖人之止

學者中道而立

顏子必欲用其極

仲尼賢其進

大中至正之極

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幻妄謂莫知所從來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得正則得所止而可至于大顏子樂正子知欲仁矣正子不致其學足爲善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知與仁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矣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大中至正之極文必

君子成身成性以爲功

大亦聖之任

仲尼竭兩端之教

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嘆乎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之地耳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于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敎人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爲未善况有意于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盡去則

始學者當禁其無意

集義正經
一以貫天下之道
仲尼惜顏子與互鄉
學者四失

直養而無害矣

此節深言人不可有意也仲尼絕四正是無私意始學者當禁其無意成德者則自能無意是夫子之無意爲始學成德兩端之指示盡于此而無餘故曰竭以此傳示于人故曰教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能一以貫天下之道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此四失也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

聖人有感通之妙

君子達善達不善

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于天下之道雖鄙夫必告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聖人有感通之妙所以空空中兩端必竭感而遂通如易無思無爲受命如響耳

君子于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必以與人爲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之

好惡盡仁義之道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仲尼問同而荅異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荅異以此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

君子有三術

大人以天下爲度

孚化翼飛

而後教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君子所以責已望人愛人之三術也大人所存葢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子而孚化之衆善而翼飛之總是引他爲善則吾道行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爲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易簡理得則知幾

利用安身之要

靜安動変

大海無潤

至仁無恩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大海無潤因晹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聖人所以成于天
君子之道達諸天
聖人天聰明之盡
代天理物
金和玉節
道所以可久可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于天耳言君子法聖人而成德于天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濟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不伸而伸

君子知几于屈伸之感

勝兵之勝在至柔

君子立多凶多惧之地

不少懈于趍時

七人制法興王之道

其違道也遠矣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爭知幾于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耳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趍時也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厚終虞始
湯公天下而不疑
文王多助于四友之臣
子産猶衆人之母
困内困外

輕變未厭之君罪如四凶君如二苗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于四友之臣耳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言子産不學之病

困之進人也爲德辯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存乎疢疾自古困于内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以

仲尼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

聖人于物無畔援

顏子龍德而隱與聖者同

顏子欲一朝而至

聖人合內外而成其仁

孔子之聖而下學于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聖人于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耳顏子能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

顏子所以潛見不同

君子不狥人以禮之恭

成其仁顏子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蔡氏曰德兼衆善不主于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一本萬殊之妙合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

聖賢終條理之序
息養瞬存
孔子不大望于愚者
禮樂進反以爲文
君子重夫剛
聚百順以事君親

此聖安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一貫者幾矣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與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禮主于減有退讓樽節收斂樂主于盈有舒揚發越意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膚受陽也揔方起而未行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非剛者不能不行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

君子居困辱之中非所憂
聖賢心之所至有差
爲士清濁淹速之殊
士必慤而後智能者
豺狼不可近
君子公物利于治

樂忘榮利爲樂言君子偶居困辱之中非所憂也非道而得困辱此可憂也已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嫵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于將形辟言者免害于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此四句孔子荅哀公取人之問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大易

易不言有無

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一物兩體

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異端以道為無器為有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詞說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一物而兩體其大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君子措于民者遠

四德終始萬物迎隨不見首尾

仁統天下之善

聖人用中之極

大人德施者溥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于民者遠矣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爲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奔軼絕塵見莊子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顏子求龍德正中
顏子思處其極
臨文不可不察
聖人有相之道
贊化育之端
兄弟之見本諸誠
周公愛人之至
周公感人于和平

措之宜則或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方往如勿用有攸往巳往如往吝往吉之類讀易者所當知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九疇次序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統上統下之義

九疇次序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巳故次五事巳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爲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爲賜姓即喪服大宗之尊統領百世遠祖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

人心所自來

性通極于無

行同報異

大學當先知天德

字爲謚因以爲族卽喪服小宗之卑唯統五服近親之義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巳百人十巳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可以言遇猶難語命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

儒者未容聖學門墻

師世儒宗尚之言

人倫所以不察

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持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㝠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謠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實際

疣贅陰濁

儒者因明致誠
致學可以成聖

二本殊歸

知晝夜陰陽則
能知性命

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

實際未始心解

聖人能是

彌陀經五濁

致學可以成聖

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未始心解也

知天德自然之誠明人倫行仁義也知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也疣贅結肉即瘤也蔭濁彌陀經曰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蔭濁此五濁也夫人唯致學而可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人事如易範圍

天地聖賢之道

道則兼體而無累

一物異名

老氏譬况諸谷

天地曲成萬物是也安有所謂幻妄蔭濁哉天地聖賢之道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日語明矣况未能心解實際乎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語其推行曰道語其不測曰神語其生生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譬况諸谷以此 老氏謂谷神不死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

之無窮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乎所爲變者對聚散存亡爲義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非如螢雀之化

前後身腐草化爲螢雀化爲蛤螢有前身雀有後身也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依舊是太虛之氣如氷之什而復爲水者相似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先儒數辨其非亦求道之故也

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形容天地萬物爲一體先儒亦求道之故

自益且益人

修己必先厚重

尚友急賢

楊雄未造其藩籬

正蒙之旨不外是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楊龜山曰西銘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朱子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豈特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神鬼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貫通爲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

戲言出於思

歸咎其不出汝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先生曰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又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

充塞在人

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

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本枝葉莫不悉備充塞之者其在人功而已

程子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寛裕温柔之意又曰横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性理奧卷之二終

以天時驗人事

以人事驗天時

大中至正之道

新鐫性理奥卷之三

始寧印趨丁進纂　兄德餘丁烜訂

皇極經世書

此書凡十二篇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天時而驗人事也五之六以運經世人事而驗天時也七之十則窮律呂聲音之數十一二則論皇極經世所以爲書以明大中至正之道謂之經世篇謂之觀物焉

蔡西山曰楊氏之太玄關氏之洞極司馬之潛虛

秦漢以來一人

各相因而爲十六
四象相因之數

皆不知而作者也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眞秦漢以來一人也

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皆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

天地之至妙

數學至康節方及理

堯得天地之中數

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正謂此也

邵仁溫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其一元有十

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
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善觀物者必以道

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乃必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是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者道也以道明道道非可名以物明道道斯見矣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物之大莫如天地天地

天地安從生
天地萬物以一爲本
聖人以天地爲一體
以萬物爲一身
萬物莫不以類而有得

安從生道也道一太極也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道化之原也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故成位於中耳然萬物莫不以類而有得焉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栢石類得之則爲金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

治世賢人衆多

聖人自昭明德

天人之際安可忽

聖人不能違物

孽飛類得之則爲梟鴆走類得之則爲虎狼介類得之則爲虺蜴草類得之則爲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材石類得之則爲礓礫萬物固得於天地之類也天地之氣亦由人心感之也致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順氣應之衰亂之世則反此故逆氣應之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總之順時而起事者也時有消息而後有春夏秋冬時有治亂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

唐虞中天而興
堯舜應運而生

四時四維

天地不自以爲大

動靜交而天地之道盡

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道之盛時之盛也

觀物内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如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然天地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

人靈萬物

而天之體盡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夫人也變化感應五官具之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四象四體

八者天地之體備

先天後天之所自出

本體致用

或曰皇極經世不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八者天地之體備矣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後天也四象四體先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水火土石本體也皇極用之金木水火土致用也洪範用之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

聖人立法不同

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

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爲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並立而爲三

內篇之二

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體用交而

聖者人之至

一心觀萬心

心代天意

上識天時

出入造化

聖人亦可以理知

人物之道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利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

妄知妄言

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本

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內篇之三

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

道之道盡於天

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

聖人與昊天爲一道

天人四府

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人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物與萬民亦可爲一道也然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春夏秋冬是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易書詩春秋是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

三皇同意而異化

三皇以道化民

無爲而民自化

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同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異化者以道化民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聖人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

五帝同禮而異教

五帝以德教民

三王同形而異勸

三王以功勸民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

正我無欲而民自朴三皇是也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皇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異教者以德教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其唯五帝乎聖人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異勸者以功勸民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政者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

五霸同術而異率

大爭交以兵

養人成務之具

五霸借名之力

歸焉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異率者必以力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爭也者爭夫利也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然猶借夫名焉名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者養人成務之具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然周之東遷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居多耳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

體用之間有變存

聖人生萬民

三皇之時如春

五帝之時如夏

四者始終隨乎天地

秦穆得聖人之事

仲尼以春秋正名分

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redacted]秋春秋者五霸之事業也五霸之時如冬四者始終隨乎天地者也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人之事而已仲尼以春秋正名分春秋皆五霸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言

聖賢才術優劣
心迹之間有權存
文中子所謂適造
心迹之義大
膠柱鼓瑟
刻舟求劍
善舉聖人者求其心

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心無所在而無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烏有所謂心迹焉及其酬酢應變吉凶同患則心迹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狥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劒者也善舉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

有子眞能知聖人之心

意在理中

不言而民自化

三王興事造業

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也眞能知聖人之心者也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爲所以爲三皇天何言哉以道化民者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五帝同聖矣而謂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三皇則爲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與勸五霸則專用變詐威力而已

內篇之五

古今猶旦暮

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

君天下者其命有四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今矣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長而長者也三皇千世之事業也受命者因而革長而消者也五帝百世之事

仲尼萬世事業

命世不世

天地人之至妙至妙

仲尼盡三才之道

行無轍迹

聖人知時作經

業也改命者革而因消而長者也三王十世之事業也攝命者革而革消而消者也五霸一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欲知仲尼舍天地其奚之焉欲知天地舍動靜將奚之焉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是故知仲尼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

以為民極

體用心迹歸乎一

天時聖經相為表裏

孔子道出帝王之上

聖人與時偕行

觀天地則知仲尼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而體用分經有因革故有損益而心迹判體用心迹因時而有所分別然未嘗分別也卒歸乎一而已　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因而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皇帝王霸者也　聖人道同則因時異則革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而已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

觀動靜則知天地

動靜見天地之心

聖人卽天地之心

聖人作易本於此

楊子知易之本

觀動靜則知天地矣方動而靜方靜而動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同患則以此齋戒焉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聖人作易蓋本於此爲虛無之說者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一於無則造化息矣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宫信無不在其中

信見天地之心

聖人繇道而行
動靜千聖所歸

孔子祖宗子孫

三皇尚賢以道

天地之心至信矣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雖然
天地亦不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
道也聖人繇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動靜之間
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也

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而下
宗五帝也删詩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修春秋自桓
文而下孫五霸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
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也尚親也孫

五帝尚賢以德

仲尼以萬世爲土

至富至貴

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斯亦未爲過矣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繫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知人作之咎

君子常分

夏商周以功有天下

三者成敗之形一

晉爲天者霸者之倡

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周幽之後文武之基息矣自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霸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子貢欲去

晉文使諸侯知有周

愛禮之言不誣

仲尼始進爵爲子

餼羊孔子曰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安知後世不有因羊復禮者晉文尊王雖用虛名猶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不誣矣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爲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

中國義理之師

養德待時
燕有興王之理

秦不能比德三代

滅越又不監之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後復爲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異非所以謂中國義理之師也周之同姓諸侯燕去中原特遠苟不與諸國爭勝負則足以養德待時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宙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

周漢好生以義

善者無敵於天下

聖人事業盡在是

仲尼道大德尊

五霸有功于一時

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者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大德尊如此曰孫五霸可謂卑之矣然聖人作春秋即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道德則無親疎

皇帝王霸之所以分
威福大柄
文侯知君臣之義
書有文侯之命
聖人用意深遠
名者治世修身之具
聖人與狂狷之

之間功力則有從違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霸之所以分也　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於下矣晉文侯獨能攘夷狄而遷周於洛知有君臣之義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聖人愛羊以存虛名用意深遠矣故晉文有尊王之名聖人亦取之是知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也　秦穆能改過自誓霸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

意

古今帝王受命之理

舜禪禹功

夫人相爲表裏

聖君之盛莫如堯舜

之必也狂狷之意

内篇之七

孔子語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上之所好也自古聖君之盛莫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

難其爲君子

三仁不能遂善

古人患名過實

伊尹成始終大忠

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莫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儉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之放君以之是知古人患名過實者有矣其間有幸有不幸者人力有不及也伊尹居責成之地借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始終之大忠乎易曰由豫大有

聖人能處謗

周公成始終大孝

尚行則篤實風行

尚義則謙讓風行

三王尚行

尚行者必入於義

王霸所尚不同

得勿疑朋盍簪剛徤主豫動而有應羣疑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當任重之地借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始終之大孝乎夫天下將治人必尚行也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人必尚義也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五霸尚言也尚言必入於利也王霸所尚之

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聖人善事於心

聖人所同者心

聖人蓋有深意

天人常相須而成

不同如此此其所以異也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唯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謂其能善事於心者也

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已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賛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君子小人相爲

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

漢氏立桓武之間

成天下事難

盛衰猶陰陽之相爲消長也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好佞則反是

內篇之八

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何訃乎死與生也

忠智一擇

人君所恃以安

聖人貴成天下之事

如其不成雖死無益況有正不正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一擇焉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二人漢唐之祚幾於移矣

舜武皆聖人所以興者時不同故也漢不能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也利民則匹夫可爲天子害民則元首難爲匹夫利害之相懸如此　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討乎死與

聖人無死地

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

顏淵知所事

顏淵知所死

君子之出處死生所係

生也生死君子未嘗有所擇也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唯聖人無死地不獨能知幾且能見於未萌也如舜不爲象害孔子不死匡人桓魋是也子路之於蒯聵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乎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不擇所事而於死難者有之是特犬馬之忠而已豈謂得其死哉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死生之所係也可不擇乎

聖經不忒則君德成

三代之世治亂

內篇之九

春夏秋冬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其治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中國之道盛其亂也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

陽一陰二

歲功君德由此而成

聖人獨責人盡人事而後可言天

君子行君子事

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

聖君由此以治天下

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然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至於君臣父子夫婦莫不各行其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反此則亂　所謂人倫者尊卑上下各得其理而已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

孟孫此以垂萬世

借乘傳舍

江漢餘波

以垂教萬世

内篇之十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羣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

三變而帝道可舉

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

內篇之十一

太少陽剛（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餘倣此）之體數各十六太少陰柔之體數各十二進太少陽剛之體數退太少陰柔之體數是謂太少陽剛之用數進太少陰柔之體數退太少陽剛之體數是謂太少陰柔之用數太少陽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少陰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少陽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少陰柔之用數一百五

聖賢立法不同

萬物之所以生

聖神不負天地

三知天下之真知

之數則用三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有日月星辰則有寒暑晝夜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有寒暑晝夜則有性情形體有雨風露雷則有飛走草木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内篇之十二

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豈不謂神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德而養兆民豈不謂聖乎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天地者夫窮理盡性至命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

聖人能一萬物之情

聖人能反觀以物觀物

千萬世至神至聖

聖人能同乎天

大舜蓋由此道

萬物之形也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聖人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神聖天下亦謂之神聖也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天下千萬世亦謂之至神至聖也聖人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耳目爲已之耳目天下之心口爲已之心口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此道也

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君子患蔽於我

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十者數之全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

觀物外篇上

張氏㟙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理深而數畧外篇門人記先生之言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十者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

天地數四用三

天地萬物取法乎道

六變四變

筭法　出此

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無體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體數何爲者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裁方而爲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爲小地之所生化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陰無一陽無十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此矣以數言之

參天兩地而倚數

體虛體實

天地之本起於中

君子貴中

陰陽各三也以三爻言之天地人各三（三當作二）也（陰陽各二各有陰陽也兩而三也三才各二各有陰陽也三而兩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陽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本一氣也生則爲

君得臣而萬化行

君子貴道

天地之理具乎指掌

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巳六者三而巳八者四而巳然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

君子用智

體歸於道

天地交而寒暑和

得魚兎必由筌蹄

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天奇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觀星察地理者觀山水觀星而天體見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萬物乃生也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香草以餌魚者）蹄（兎罝以繫兎者）也意言則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兎則未見其得也

文王得天地之用

王者之法盡于是

乾坤天地之本

天地之數出于理

精義入神以致用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于既未濟而否泰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精義

先天後天
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氣一神一
乘氣變化
仁者眞所謂之人
神宅氣宅
心爲太極
道爲太極

八神以致用也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以行冬之令也天之變王道之權也堯之前先天也言每事皆先天而造堯之後後天也言無非效法之事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是故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形可分神不可分木結實而

木神不二
此實生生之理
八者天地之體
歷代消長之理
不我物則能物物
聖人生萬民
成功成能
天地之大寤在夏

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八者天地之體體謂天地之體數各四

觀物外篇下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熟寤在心天下之大

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易有眞數

聖人六經如天道

孟子善藏其用

君子之學潤身爲本

三者不可闕一

造化在我

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故利物而無我易有眞數三而已矣（三謂三才）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中矣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觀其爲卿於齊而不受其祿亦善藏其用之一端此孟子所以善用易也）君子之學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宏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爲仁而已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學不際

學際天人

天下良醫

禹所以爲賢

天下能讀書者少

天理眞樂

三者知之不易

楊雄知曆理

楊雄見天地之心

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天時地利人事三者知之不易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觀其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莊周數千年一人

至理之言

心爲身本

精神貴藏而用

至誠與天地同久

莊周雄辨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躊躇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衒於外鮮有不敗如利刃恃利而求剸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智數或能施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執中無權者偏也王通言春秋

春秋王道之權

二者皆人之情
天下之事皆如
是

聖人長君子消
小人之具

聖人貴未然之
防

王道之權非王通不能及此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鄉國天下則有鄉國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强是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不同也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相奪則爭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蓋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

易之大綱
孟子善用易
學以人事爲大
管仲晚識物理
管仲才力過人
春秋孔子之刑書
秦穆公爲霸者之最
功首罪過

大綱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眞善用易而人莫能見者也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罪人有功亦必錄之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之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平王名雖

此春秋之名實

聖人爲天下至公

春秋盡性之書

臨大事然後見才難

學所以成其才

周霍能成大事

義利兼忘者唯聖人

王實不及一小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古人未有不繇學問而能立功業者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不學故未盡善也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義利兼忘者唯聖人

聖人動不踰矩
顔子一而不再
韓愈過與顔子
經綸天地之謂才
聖人主用
海潮應月

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聖人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顔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絶是過與顔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兼容之謂量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不知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一月之内自三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魄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

天地陰陽造化之妙
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
莊子善通物
魯國之儒一人
老子知易體
妙致一之地
秦穆幾於至道

也故潮勢亦大此天地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變而不失禮之經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善通物矣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老子知易體者也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之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

文中子禮義之言

君子素位而行之意

可和可漓

留侯善藏其用

學在不止

誠者主性之具

之事幾於王道矣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醨同薄酒也）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朱子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七篇易道之妙

季札之才近伯夷

性善太極之本也仁義陰陽之分也田里學校裁成輔相之道也仕止久速進退存亡之道也好色之對易之巽也放心之求易之復也待王驩待遯之嚴出晝得豫之介七篇之妙孰非易道之妙耶

一季札兄弟四人札幼而賢父欲立之札避逃去劉向曰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其才近伯夷矣

漁樵問答

漁者曰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二食則魚之害多矣以

溫泉寒火

衆妙之道備於神

萬物皆可無心而致

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樵者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外篇云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萬物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

天地自相依附

始終天地之所存

聖神能參乎天地

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樵
者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大曰然則天地
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
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
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
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
聖惟聖與神能參乎天地者也夫名者實之客也利
者害之客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
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必以利貪夫則以身

立身必以名

六物具而得魚

徇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實
喪焉先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
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
之有耶　樵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
而得魚者也竿也綸也沉也浮也鈎也餌也一不具
則魚不可得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
具而得魚者也　漁者曰人之親莫如父子也人之
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無利
害在前能相交以義雖路人固無相害之心矣是知

義者讓之本

量力而動者知

兩儀天地之祖

立功之本於斯爲極

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樵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何故曰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況十斤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知矣哉　樵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已也兩儀生四象陰陽剛柔之謂也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　漁者曰大矣哉權之

權變聖人之一道

八者具備乃之人

天地萬物之秀氣

天地萬物之中氣

與變乎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　漁者曰人所不能而能之謂之才聖人

聖人所以惜才之難

毒藥可一不可再

古今所謂良醫

今日如覩其面

可器斯可名

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仁也譬猶藥之療疾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醫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何也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於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

無名公傳

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無名公者不可得而

五十盡天地之情

弄丸

太和湯

安樂窩

終身未嘗作雛眉事

名也其始也因年進學至五十遂盡天地之情嘗自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謂太極）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曰未嘗妄祭每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故其詩曰墻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吐氣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雛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故

風月情懷

收天下春歸之肝肺

直游天地

源流遠有端緒

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又有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仁義授之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程子曰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先生淳不雜雜

門戶名有所因而入

先生安且成

只是加一倍法

堯夫驚撫其背

須還知易理爲知天

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謝上蔡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其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甚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

明道心無偏繫

十二與三十迭相爲用

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曰皇極經世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相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又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何如

恐當絕勝諸家
一物便成四片

交接處看得分
明

聖人知天命以
理

燈下正襟危坐

康節甚喜張子
房

恐當絕勝諸家也康節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
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個姤卦來
葢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　問
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
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康節氣
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於百原
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乘月嘗訪之見
其燈下正襟危坐唯其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
理精明若是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善藏其用老

易只康節說得整齊

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合二者用之極善處事只是用時有些幾權術數也　自有易來只有康節說得如此整齊若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凑得可笑若不補却又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是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凑之書也

魏鶴山曰邵子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皇帝王覇之興替春秋冬夏之

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唯意所驅畧無凝滯眞所謂風流人豪使得從遊舞雩浴沂咏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洙泗已矣秦漢諸儒無此氣象也

性理奥卷之三終